

知识经济与社会变迁

一种社会理论的分析框架

田佑中 著

国防大学出版社

目 录

导 言	1
第 一 章 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	5
一 后现代主义的缘起	6
二 后现代主义与知识经济研究的融通	10
第 二 章 从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	17
一 后工业社会范式的提出	17
二 后工业社会范式的内容	23
三 “后工业社会”理论的其它“家族”成员	33
第 三 章 创新的一般特性	47
一 创新的内在质变性	51
二 创新的社会历史性	55
三 创新的系统有机性	60
第 四 章 知识经济时代的社会实践	63
一 虚拟实践：一种崭新的社会实践方式	63
二 虚拟实践的一般特性	68
三 虚拟实践的独特魅力	71
第 五 章 知识经济时代的社会时空	78
一 社会时间的个性化与社会空间的“去中心”化	79

二	社会时间的可逆性与社会空间的非独占性	82
三	时间文化的互渗与空间文化的流动	86
第 六 章	知识经济时代的社会结构	89
一	人类社会结构的两次分化	90
二	三元社会结构的相互作用机制	94
三	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特殊性	100
第 七 章	知识经济与工业经济关系的反思	105
一	断裂：知识经济与工业经济的逻辑关系	105
二	共生：知识经济与工业经济的现实	107
三	别忙向工业经济说“再见”	109
四	莫将“知识经济”凑上神坛	112
第 八 章	知识经济研究与现代化理论关系的反思	115
一	时代背景的变迁与理论困境的产生	116
二	理论范式的转换与研究意域的开拓	118
三	超越中的缺失与当前研究的不足	125
第 九 章	知识经济与全球化	128
一	沃勒斯坦与熊彼特发展理论的比较	128
二	全球化时代人的全面发展	144
第 十 章	知识经济时代社会行为秩序的变迁	153
一	社会行为目标的变迁	154
二	社会行为规则的变迁	161
第十一章	知识经济时代价值冲突的统合	171
一	因特网文化：全球价值冲突的文化统一场	175
二	全球市场：构建价值统合的经济平台	179
三	全球组织：全球价值冲突的中心协调机制	183
第十二章	知识经济时代社会控制的转型	188
一	从强制性控制转向认同性控制	189
二	从“政府统治”转向“全球治理”	194
三	从组织化控制走向网络化自治	198
四	从封闭性控制走向开放性控制	202

第十三章	知识经济与女性解放	206
一	国内社会性别问题研究	206
二	知识：男女平等的新媒介	212
三	网络：性别重塑的社会场	216
四	反思：性别与角色分离的催化剂	222
五	女性：知识经济的新希望	227
结 语	哲学反思精神与创新思维的培养	230
附 录	知识经济与我国社会发展战略研究综述	247
	知识经济：文明的变迁与社会秩序的重建	256
	知识管理：一种新的企业管理方式	272
	知识经济时代的人力资本产权	279
后 记		319

导 言

每次一提起“知识经济”，我总会联想到孙中山先生的一句话：“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世界潮流是什么？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势”字来诠释再恰当不过了，而“势”又是什么呢？兵家鼻祖孙子曾说过：“势也，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这一形象的比喻会让所有的人理解“势”的力量，难怪一向持中庸之道的儒家圣人孟子也对此言道：“虽有智慧，不如乘势”。

也许正是出于将“知识经济”与“世界潮流”联系起来的这样一种意识，“知识经济”很早就进入了我的研究视野，因为我记得社会学家涂尔干曾说过，“社会学并不是为了恢复那些已不复存在的文明形式而去认识它们。正像任何实际科学一样，社会学首先要以解释我们周围的现实为目标，这才能影响我们的思想和行为。”知识经济作为一种世界趋势在我们身边所带来的影响，也许不仅是当代的社会学，而且是所有社会理论研究都或多或少要正视的一个问题。

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1996 年科学、技术和产业展望》报告中，对知识经济从经济学角度做了比较明确的定义：以知识（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生产和使用（消费）为最重要因素的经济。1997 年，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在多次演讲中提及知识经济，认为美国 90 年代以来出现的持续适度增长的

“新经济”就是知识经济。^①而国内，江泽民主席 1998 年从时代变迁的角度提出了“知识经济已初露端倪”的论断，则吹响了中国乘势而动的号角。

实际上，尽管知识经济是由经济领域掀起的革命风暴，但它带给我们的决不仅仅是一场经济变革，更将是整个社会的变迁！这是一场“总体性”的变革，这必将是一个全新时代的来临。人类社会的政治、文化、观念和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等等方方面面都将伴随着它的出现而发生深刻的变化，这是一束“普照的光”，新世纪的地平线因此呈现出了几多亮丽的霞光，几多缤纷的色彩。仅仅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理解这场变革还远远不能揭示出它的全面内涵，正如只盯住太阳，不看到大地还无法更深刻地体会“太阳底下每天都是新的”一样，只有从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哲学等等社会理论的综合视角对其进行全方位的分析，才能认识清楚这样一次变革对于人类社会的巨大意义和广泛影响。这也正是本书所力图达到的——对知识经济及其所带来的社会变迁从社会理论的视角提供一种分析框架，希望能从大地轮廓和世界图景的变化中，反观到那“普照之光”的辉煌与升腾！

全书共由十三章组成，主要按照如下的逻辑进行了讨论：

“知识经济”作为一种社会理论研究范式，有其社会思想史

① 也许有人在此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从 2001 年的第三季度开始美国进入了经济衰退期，也就意味着美国持续 9 年多的“新经济”增长周期的结束，那么，最初以“新经济”代名词出现的“知识经济”是否也意味着已经结束了呢？恕著者在此赘述几句：如果仅仅把“知识经济”当作是“新经济”的代名词，“知识经济”的确会被质疑。但问题在于“知识经济”绝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不仅仅是“新经济”的代名词，它是社会结构的一场“总体性革命”，“新经济”毋宁说是“知识经济时代”到来的导火索，正如蒸汽机的消失不能证明工业时代的结束一样，导火索从来就不能代表全部。因此，本书也是从整个社会理论提出了知识经济的研究框架，也许这更为符合“知识经济”的本真含义。

的孕育、产生与发展脉络。第一章“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检视了作为最近30年来西方社会文化思潮总标志的后现代主义与“知识经济”研究的渊源关系,通过两者的融通之处把握“知识经济”的深层社会文化逻辑。随后的第二章则以社会学领域为研究基点,探寻“后工业社会”的“理论家族”对于“知识经济”范式产生的源发性意义。“创新”是知识经济的灵魂,作为最先提出“创新理论”的学术大师熊彼特,以其博学的思想不仅从经济学意义上阐述了“创新理论”的内容,而且也从社会哲学、社会学、社会发展史等多重视角对“创新”进行了研究,第三章“创新的一般特性”即是受熊彼特“创新理论”的启发,发掘“创新”的一般特性。

从现实生活而言,知识经济时代的更深刻意义在于,它的到来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实践方式、人类所存在的社会时空以及社会结构模式。实践是人类掌握世界的根本方式。在知识经济时代,一种新的实践形式——虚拟实践,开始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崭露头角。它不同于传统的生产实践、社会关系实践、科学实践等形式,具有自己的独特品格。同时,正是这种实践达成了与以往不同的社会运动形式,从而使知识经济时代获得了相应不同的社会时空特征。伴随着上述变化,人类社会也正经历着一场结构性的转型,由原来政治社会与市场社会的二元分立结构演变成政治社会、市场社会、科学社会三元并存的社会结构。这次社会结构的重大转型使整个社会更趋复杂、更趋活跃但却同时更趋稳定。本书第四、五、六章即是论述以上这些问题的。

我国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在当前同时面临着如何处理好知识经济与工业经济、知识经济与现代化、知识经济与全球化三对关系的问题。究竟是完全淘汰工业经济,全力奔赴知识经济?还是有条件、有步骤地协调二者的发展关系,这是第七章讨

论的问题。第八章则对现代化理论重新进行了回顾，提出了知识经济研究对现代化理论的超越与缺失之处，这有助于从学理上梳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全球化”也是当前的一个热门话题，我国加入WTO进入国际贸易体系，是向世界体系进军的重要一步，而与此同时，我国也将迈进一个知识经济的时代。第九章以沃勒斯坦和熊彼特发展理论的比较作为研究入口，分析在我国特殊情境下如何看待知识经济与全球化的关系，并对全球化时代人的全面发展问题进行了探讨。

知识经济还将对未来社会秩序的构建产生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社会主体的行为秩序悄然发生的变化，新旧秩序的更迭所带来的价值冲突与统合，为了重建新的社会秩序而实现的社会控制转型，以及由于传统社会性别秩序的解构而带来的女性社会解放的契机。这是本书第十、十一、十二、十三章依次阐述的内容。

知识经济不仅从宏观上给人类社会带来了诸多变迁，而且还体现在微观上对每个个体的促动。正在走进知识经济时代的人们，必须适应这一变化，这首先就是要培养一种创新思维。本书结语部分即从哲学反思精神入手，分析在知识经济时代培养创新思维的意义以及如何培养创新思维的具体途径。

当然，我们不可否认，知识经济仍然是一个崭新的问题，有关知识经济的理论研究也还在探索和争论之中，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知识经济时代正向我们走来！知识经济必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

第一章

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

知识经济是近几年全球范围内的一个热门话题，但它的提出，既非前美国总统克林顿的突发奇想，亦非一些经济学家在一夜之间的臆造，而是有着深刻的思想史根源的。以前人们津津乐道的是孕育这一辉煌的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而对自产生以来便毁誉参半的后现代主义与知识经济研究的关系却讳莫如深。事实上，作为“在最近 15—20 年内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自我意识中出现的倾向的总标志”^①，后现代主义不可能与知识经济研究没有关系，而且应该是首要的背景关系。它们之间因为渊源传承有着诸多融会贯通之处，与其对二者之间的异同闭口不谈，还不如正视这一问题，理清他们之间的关系，以有助于知识经济研究的深入与发展。

^① [苏] B. A. 列克托尔斯基等编：《现代西方哲学辞典》，东方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66—167 页。

一、后现代主义的缘起

根据美国“后现代”文学批评家伊哈卜·哈桑 (Ihab Hassan) 的考证,“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 作为一个术语,最早出现于西班牙学者费德里科·德·奥尼斯 1934 年编辑出版的《西班牙和拉美诗歌选集: 1882 - 1932》(Antología de la poesía española e hispanoamericana) 中,1942 年,达德利·菲茨在其《当代拉美诗歌选集》(Antología Contemporary Latin - American Poetry) 中又沿用了这一术语,^①但这些只是被偶尔使用过,而“它的广泛流行却是从 60 年代末开始的,那时它是作为建筑中风格变化的标记产生的”。^②“后现代主义”就由此从建筑学领域扩散开去,并开始席卷全球文学、艺术、史学、政治学、哲学、人类学、法学、妇女研究、规划、城市研究、地理学、社会学和国际关系等等几乎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的领域。“种种迹象表明,人们对运用于社会科学的后现代方法的兴趣正在浓厚起来:有人开设了致力于研究和讨论这些方法的课程,并编撰了有关教材;大学里的某些系科也因其对后现代的重视而正在获得声誉;某些学者已经脱颖而出,成为这场运动的公认领袖;公认的学术杂志已在发表后现代支持者们的观点,及其被激怒了的对手们的反应。”^③正因如此,1981 年,法国《世界报》向人们宣告,有一个幽灵——后现代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出没作祟。

① 盛宁著:《人文困惑与反思》,三联书店 1997 年版,第 2 页。

② [苏] B. A. 列克托尔斯基等编:《现代西方哲学辞典》,东方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67 页。

③ [美] 波林·罗斯诺著:《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 页。

“后现代”在思想家那里，实质上并非一个严格的历史分期，“后现代”更多地是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理解的，即后现代主义缘起于现代主义，它是在反对现代主义的过程中出现的，所以，不理解现代主义也就不可能理解后现代主义。

本世纪 20 年代以后，现代主义建筑风靡全球，玻璃与钢结构的“方盒子”成了进步与“现代”的象征，开始成为城市的流行色，充斥全球。现代主义建筑“在美国至少继续了 40 年之久，……战后的建筑侧重经济多于侧重美观，例如玻璃幕墙比砖石便宜，由于手工贵而反对人工的装饰物。1950 年现代主义建筑曾经成为美国的共同形式，简洁的线条很适合战后美国商业界冷酷无情的心理。”^① 这种建筑思想排斥其它风格的建筑，并将其贬抑为“落后”。正如美国著名建筑评论家戈德伯格所说的，现代主义建筑“都有一种自大感，自认为代表了正确的道路和真正的途径以达到正确的建筑。”^②

建筑学上所开始的后现代转向，便是肇始于对现代主义建筑理念的一种反思。“在建筑领域，这意味着抛弃对体积与空间所作的现代主义的、实用的和实惠的布局设计，代之以‘向人们提供与其心绪相吻合的建筑’，即反映异己、焦虑、混乱的建筑。外表和形象优先于技术、实用和效益。”^③ 与“后现代”这一概念滥觞于建筑学领域的内在精神相一致，“后现代主义”实质上就是思想界对现代主义的一次宣战，虽然持后现代主义立场的大师和思想家们没有结成统一的战线，没有形成统一的流派（这正

① [美] P·戈德伯格著：《后现代时期的建筑设计》，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0 页。

② 同上。

③ [美] 波林·罗斯诺著：《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7 页。

是后现代所反对的),但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现代主义。正是在与当时人类观念领域中占据绝对权威与统治地位的现代主义较量的过程中,他们汇聚成了一股自由不羁的溪流,从此给人类的思想领域带来了一次重大的改变。所以,“这种情况与其说归结于后现代这个词,毋宁说是‘反现代’这几个字,是一种反对现代派形式和面貌的趋向,宣告它在每种方式上都是错误的。它的观点认为现代派在当前历史上不仅是一种不恰当的风格,而且几乎是一种道德上的破坏。”^①

如果说,人类以前的思维都更多的是一种肯定性思维的话,那么,后现代主义就将曾经在人类思维史上从未占据主流的否定性思维(如怀疑主义)发挥到了极致。它否定理性、否定传统、否定中心、否定唯一的正确、否定单一的视角、否定宏大的构架,“在思维方式上坚持一种流浪者的思维,一种专事摧毁的否定性思维,是所有的后现代哲学思潮所共同具有的特征。”^②

后现代主义反对和否定现代主义,其批判的矛头首先直指现代理性。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以理性主义为根本原则的现代性成为西方社会发展的主旋律,理性原则渗透到了西方社会的各个角落,贯穿在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它宣称自己的依据是公平的、正义的,是无所不在和全知全能,因而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有效性和合法性。而这恰恰就是黑格尔式的绝对理念统治的延伸。

从哲学理念上而言,黑格尔的绝对理性构成了现代主义话语的深层思想根基,正是凭借黑格尔绝对理性的宏大“历史”叙述

① [美] P·戈德伯格著:《后现代时期的建筑设计》,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16页。

② 王治河著:《扑朔迷离的游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的支撑，现代主义完成了它对现代主义信仰的建构。正如黑格尔提出了一整套理性不断递升直至完满的历史序列一样，在现代主义者眼中，过去、现在、未来构成一个线性的历史顺序，而且这一序列饱蘸着价值歧视的意味，即这三者之间的价值含义是不平等的，未来不仅决定过去的意义，而且决定现在的价值。后现代主义则将这种“历史”的价值一维性打碎了，“后现代主义认为现在未必优于过去，现代未必胜过前现代。……因此，他们重新评估了传统、神圣、个别和非理性。”^①事实上，不仅黑格尔的绝对理性被后现代主义者毫不犹豫地踩在脚下，就连现代主义摆脱传统社会羁绊的政治上的“独立宣言”——启蒙话语，也被后现代主义者毫无保留地解构了，这部分地要归功于利奥塔对“宏大叙述”的批判。

宏大叙述指的是一个由先验的理念确定的某一话语叙事体系，这一体系试图借助这一先验理念来获得叙述的合法性，同时在宣布自身合法化的同时宣布其它话语、其它规则的非法化并予以排斥，从而获得同质化的认识律令和道德律令。启蒙话语的宏大叙述过分强调一致，这就形成了压迫和统治，实质就是实行话语恐怖主义。所以，启蒙话语恰恰就是限制了而非扩展了个人自由，从而使不平等和压迫的社会关系永恒化。对启蒙话语的解构，实际上就是对现代主义的釜底抽薪，因为现代主义就是资本主义的启蒙话语在现实社会历史中的逻辑展开，而对宏大叙述的解构便是对原来宏大叙述所产生的话语控制的解构，是对边缘、次要、弱小、差异等等方面的重视与价值抬升，“与此密切相联系的是对对话的倡导，对任何将‘他人’变成自己‘总体谈话’

① 「美」波林·罗斯诺著：《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之组成部分的企图的拒斥。后现代思想家志在培养人们倾听‘他人’、学习‘他人’、宽待‘他人’的美德。”^① 因此，在后现代主义者那里，没有主流、没有主导，只有差异、只有断裂，后现代是天生的平等派、天生的自由派、天生的多元主义者。曾设计了美国 AT&T 电话电报大楼的著名后现代建筑设计师约翰逊曾说：“我们正处在一个分水岭时期，大家都知道是处在现代主义的尽端。今天我们已经有了新姿态，一种新的多元主义观点，许多溪流同时汇往的一种新信念。虽然它还没有被确认，但我们采取新的态度对待历史（运用它的象征）。”^② 与多元主义相应，后现代主义强调“碎片化”，强调每一种文明都有他的相对性，每一个碎片都有它的不同质性、特殊性，而不能用一个先验于这一碎片的观念来统摄它，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没有一种超现实的本质存在，没有一种绝对的中心存在，后现代主义将现代主义所包含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倾向也消解了。所以，后现代主义是反本质的、非中心化的。

二、后现代主义与知识经济研究的融通

如果说，后现代主义超越的是现代主义，那么，知识经济研究超越的就是现代化理论（参见本书第八章）。现代化理论是伴随着西方现代化进程而出现的一种经济发展理论。现代化进程从西欧的英国工业革命开始，19 世纪扩大到北美、东欧等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延伸到亚、非、拉丁美洲等广大地区。美国一

① 王治河著：《扑朔迷离的游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 页。

② 「美」P·戈德伯格著：《后现代时期的建筑设计》，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 页。

些学者根据欧美现代化的经验，提出了一种走向现代化的“一揽子”模式，这就是现代化理论。正如现代主义与现代化理论有着内在的相通之处一样，后现代主义与知识经济也有许多融会贯通之处。

首先，后现代主义的否定精神是知识经济的灵魂——创新——的前提。创新是对旧事物的超越，而要实现旧事物的超越，就必须首先有着否定旧事物的勇气和反思批判精神，后现代主义的否定精神正是创新的源泉。同时，这与知识经济对现代化理论先验发展观念的超越也是相契合的。现代化理论总是设定一个先验的发展观念，让后现代化国家去遵循，而非根据自己的特点去创造性地发挥。知识经济对创新的强调超越了这一点。事实上，后现代思想家推崇否定精神的一种表达方式就是重视创造性与创新，大卫·格里芬（David Griffin）就曾说：“从根本上说，我们是‘创造性’的存在物，每个人都体现了创造性的能量，人类作为整体显然最大限度地体现了这种创造性的能量（至少在这个星球上如此）。我们从他人那里接受创造性的奉献，这种接受性同许多接受性价值（例如食物、水、空气、审美和性快感等）一起构成了我们本性的一个基本方面。”^①后现代主义的另一位重量级人物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更是从生活到学术处处创新，他特立独行、不拘一格，甚至被人认为思想怪异、行为乖张，他自己也说，“敬请你们不要问我是谁，更不要希求我保持不变，从一而终”。^②因为他总是在不断否定，不断创新。

① D. Griffin, "Peace and Postmodern Paradigms", in *Spirituality and Society: Postmodern Visions*, David Griffin, ed.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8, page 149.

② [法] 米歇尔·福柯著：《知识考古学》，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 22 页。

创新是一种创造性实践，是知识经济的灵魂，但这一灵魂的灵魂恰恰就是反思精神，就是一种否定性的、批判性的精神，只有这样才能不断超越，不断进步。（关于这一内容，另可详见本书结语部分）

其次，知识经济研究对现代化理论普适性发展模式的超越，正是后现代主义解构宏大叙述的翻版。曾经占据发展理论体系中心地位的现代化理论就是一套彻头彻尾的宏大叙述，它有一系列先验的发展理念，并设定一套从核心理念出发直至细微环节的发展模式，以此强加给其它“落后”国家。根据这一理论，落后国家应以一种有计划、加速度的方式重现西方的发展，而其最终的发展目标即是工业化、都市化、自由化、民主议会制度、个人主义、私有制等等，否则就将被世界现代化的同质体系所排斥，也就是将被贴上不受欢迎的标签，被宣布为非法的。这样一种普适性的发展模式，正是被知识经济研究所否定了的。在现代化理论中，工业化是其核心，而知识经济恰恰超越了工业化，提出了以知识和信息为基础的生产，而知识和信息是没有等级的，是无论在工业还是农业中都能够运用的。因此，也就不必说工业社会是先进的，农业社会是落后的，存在的只是差异，而没有宏大叙述中价值目标的递进而产生的等级歧视，也就没有话语的统治与压迫。知识经济也没有提供一种外在的发展模式，强加给其它国家，任何一个社会都有运用知识与信息的潜力，只要依据自身的环境特点、社会历史状况与知识信息资源，都可以实现社会的发展，知识经济变现代化发展中外在的、二分的、派生性的模式为内生的、整体的、构成性的模式，它不必依赖于外在的某一固定模式，事实上，知识经济对创新的强调就最好地证明了固守某一发展模式是错误的。

第三，知识经济研究对现代化理论中“逻各斯中心主义”的

消解正是后现代主义反本质、非中心化的体现。“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是指将某种外在的绝对参照物作为基础、本源、中心和出发点。发源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理论，就是认为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落后状态的出路只能是学习欧洲等国的现代化模式，也就是要求其它国家“全盘西化”，这实际上是不折不扣的“欧洲中心主义”，也是现代化理论中所蕴含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一个重要表征。如前所述，知识经济将这种蕴含“逻各斯中心”的宏大构架消解了，用一种多元化的、存在差异的、内生性的发展模式所取代。

现代化理论中“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另一个重要表征是人类中心主义。现代化理论想当然地认为人类是整个世界的中心，现代化是以对自然界的掠夺为前提的。所以，经过几个世纪的工业化发展，人类在创造出巨大财富的同时，也导致了资源短缺、能源枯竭、生态环境恶化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知识经济时代是以知识在经济发展中的运作为主要特征的时代，知识和信息一旦成为社会经济运行中的主导资源，就必然为经济和社会过程提供一种具有无限开放性的发展空间，这一空间由于其开放性而成为系统性、整体性的（这其中显然包括自然界本身所具有的信息与蕴含的知识），由于其无限性而成为“去中心”（decentering）的。

人类的知识不仅包括自然科学知识，同样包括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知识，这样一种知识系统要求人类同样要保护自然界。知识经济本质上要求一种可持续发展，它实现了对工业化的超越，这显然是人类能力的一次提升。知识经济时代人们不必像工业时代一样更多地依赖于自然界的资源，而可以通过知识与信息替代一些自然资源作为发展的成本，这也是人的一次解放，而这种解放正是对以前人与世界二分的消解为前提的。

19世纪下半叶，尼采以一句“上帝死了”的惊世骇俗之语